

HEAVEN-TEMPLE GIGANTIC BUDDHA

史庭惠 著

天壇大佛

趙棕初



華文出版社

史庭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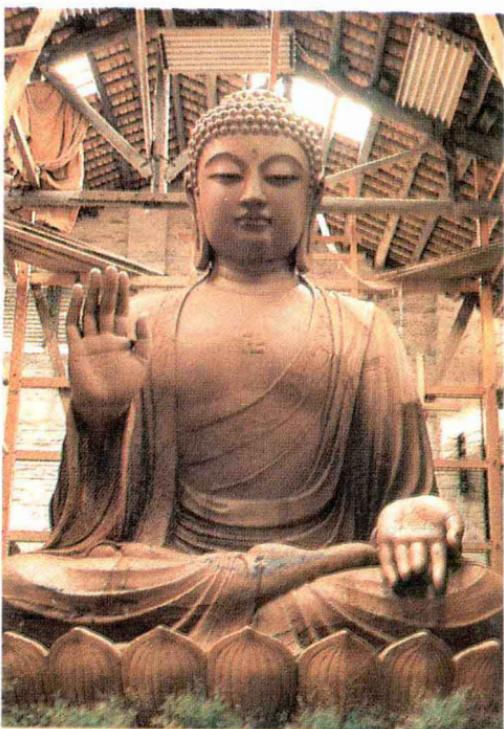
天壇大佛

趙樣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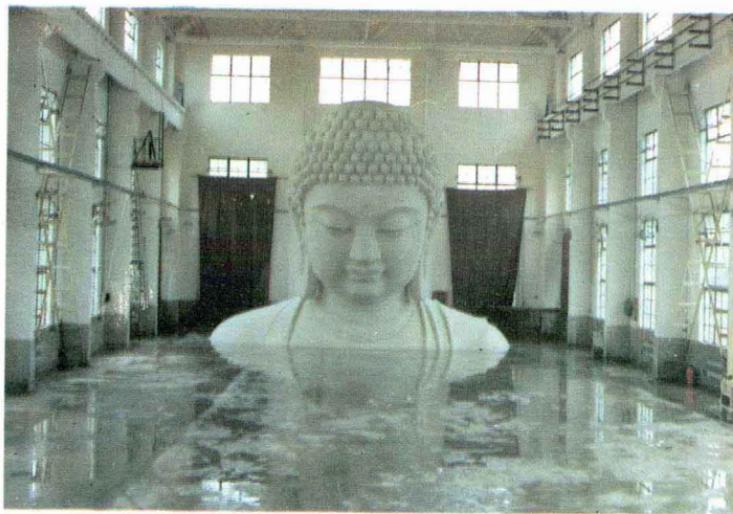
HEAVEN TEMPLE
GIGANTIC BUDDHA

寧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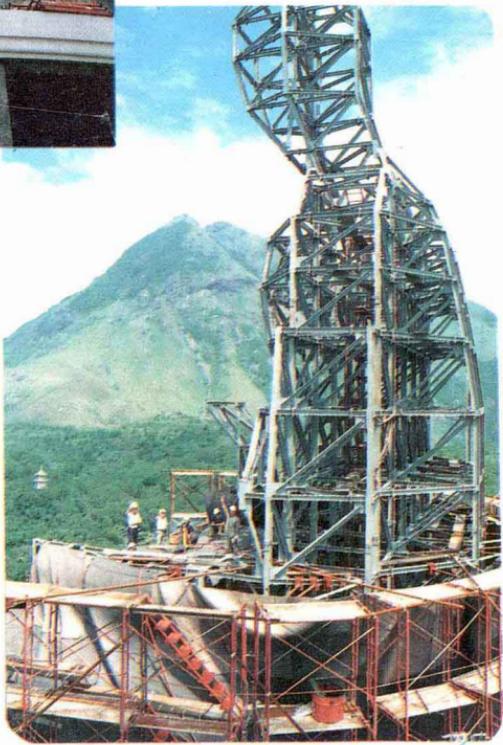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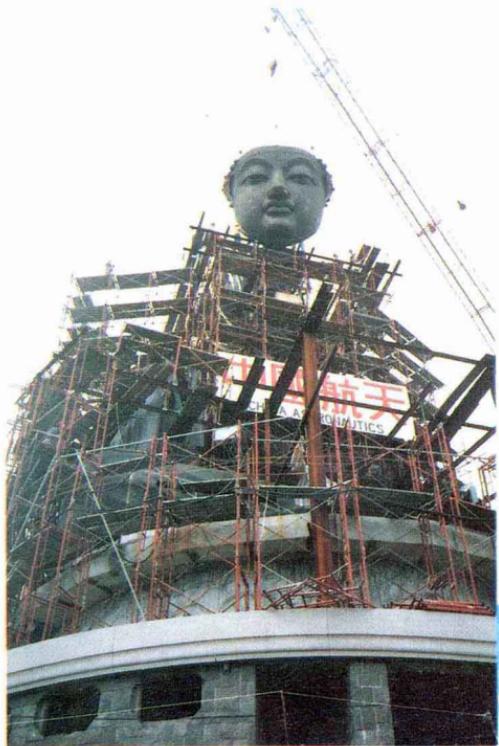
五米多高的
“天坛大佛”
石膏原像



佛首足尺放樣
完成後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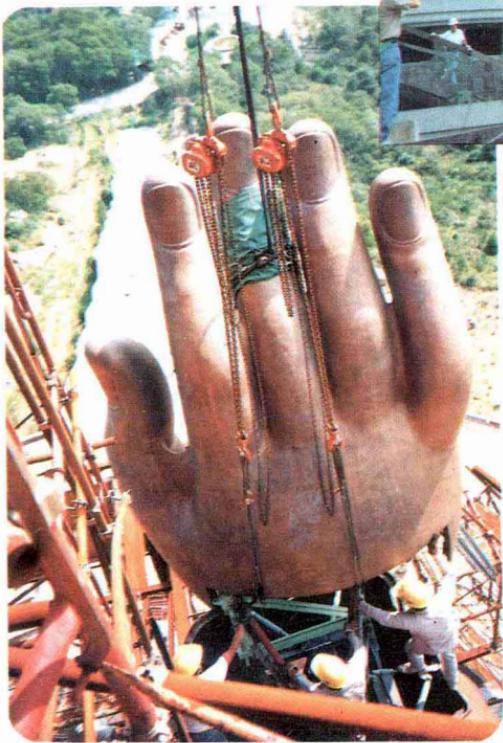


“佛臉”正在吊裝



“天壇大佛”內部的鋼骨架

“髮髻”正在吊裝



“大佛”右手在吊裝時的情景



建成後的“天壇大佛”雄姿

目 錄

| | | |
|-----|--------------------|------|
| 第一章 | 道是無緣卻有緣 | (1) |
| 一、 | 夢的開頭 | (1) |
| 二、 | 是“緣份”還是“機遇”？ | (4) |
| 三、 | “天壇大佛”與釋迦牟尼 | (6) |
| 四、 | 面向祖國、面向母親 | (11) |
| 五、 | “一定要由中國人來造”..... | (13) |
| 六、 | 造佛的熱心人..... | (16) |
| 七、 | 和尚與法師..... | (17) |
| 八、 | 記字之謎..... | (18) |
| 九、 | 佛教與蓮花..... | (21) |
| 十、 | 現實的“一字千金”..... | (22) |
| 第二章 | 人生能有幾回搏？ | (24) |
| 一、“ | 偏從黃海泛歸船”..... | (24) |
| 二、 | 信任、支持、放手、關心 | (26) |
| 三、 | 大嶼山探實 | (29) |
| 四、 | 寶蓮禪寺 | (33) |
| 五、 | 佛教的系和宗派 | (37) |
| 六、 | 入境問俗 | (41) |
| 七、“ | 也能使大佛坐地”..... | (43) |
| 八、 | 不寐之夜 | (46) |
| 第三章 | “柳暗花明又一村” | (48) |
| 一、 | 風波再起 | (49) |

| | |
|--------------------------|-------------|
| 二、廣濟寺會晤..... | (50) |
| 三、節外生枝..... | (52) |
| 四、柳暗花明..... | (54) |
| 五、香港的“世外桃源”..... | (56) |
| 六、拉開帷幕..... | (59) |
| 七、盛會締合約..... | (62) |
| 八、萬頃碧波送佛來..... | (65) |
| 第四章 緣是同在雲霧中 | (67) |
| 一、“同是遨游九天的！” | (67) |
| 二、“安定繁榮的象徵”..... | (68) |
| 三、“應該建造一隻和平鴿”..... | (70) |
| 四、佛教和文化藝術..... | (72) |
| 五、“吃在香港”和香港的素饌..... | (75) |
| 第五章 此處無聲勝有聲 | (77) |
| 一、古青銅..... | (78) |
| 二、分塊的奧秘..... | (80) |
| 三、二百五十噸..... | (85) |
| 四、動用航天技術..... | (86) |
| 五、錚錚鐵骨..... | (90) |
| 六、要不要補償？ | (92) |
| 七、特殊的“樓房”..... | (93) |
| 第六章 技藝交融現奇觀 | (95) |
| 一、三千九百個座標點..... | (95) |
| 二、“技”和“藝”的融合..... | (99) |
| 三、北雕和劉大爲 | (102) |
| 四、“百分之一百二十” | (105) |
| 五、淨壇敬佛 | (106) |

| | |
|---------------------------|--------------|
| 六、“群山點頭”的去處 | (109) |
| 第七章 獨領風騷鑄瑰寶 | (111) |
| 一、“人海戰術” | (112) |
| 二、熔為一爐 | (116) |
| 三、必要的條件 | (121) |
| 四、“開路先鋒” | (123) |
| 五、“八十塊”的拼搏 | (124) |
| 六、“最後通牒” | (126) |
| 七、“好大的面孔” | (130) |
| 八、1614 克黃金 | (135) |
| 第八章 萬般艱難祇緣“大”..... | (139) |
| 一、特殊的方式 | (139) |
| 二、突破常規 | (140) |
| 三、出不去，進不來..... | (142) |
| 四、與眾不同 | (143) |
| 五、“難于上青天” | (145) |
| 第九章 心誠意篤志更堅 | (147) |
| 一、藝術形像的“設計師” | (147) |
| 二、“留一手” | (151) |
| 三、“攝影迷” | (154) |
| 四、“過午不食” | (155) |
| 五、不准拍死蚊子 | (157) |
| 六、高明的宣傳員 | (160) |
| 七、身邊的弟子 | (162) |
| 第十章 金秋送爽訪東鄰 | (164) |
| 一、吃葷的和尚 | (165) |
| 二、日本的國寶——“鎌倉大佛” | (168) |

| | |
|-----------------------------|--------------|
| 三、東京藝術大學 | (170) |
| 四、永平寺之夜 | (171) |
| 五、旅遊熱和“越前大佛” | (174) |
| 六、在“金井”的一天 | (175) |
| 七、從京都到奈良 | (179) |
| 八、“黑谷”的藝術製品 | (181) |
| 九、“昭和大佛”的啓示 | (182) |
| 十、空姐的噱頭 | (185) |
| 第十一章 “世界之最”歷風波 | (187) |
| 一、世界之最 | (187) |
| 二、一塊“心病” | (188) |
| 三、客從臺灣來 | (191) |
| 四、“不謀而合” | (192) |
| 五、真相大白 | (194) |
| 第十二章 金容妙相現莊嚴 | (197) |
| 一、不帶問題出廠 | (198) |
| 二、這裡也要“鋼筋鐵骨” | (200) |
| 三、特殊加工 | (202) |
| 四、“八仙過海” | (204) |
| 五、“外科手術” | (206) |
| 六、法相初現 | (208) |
| 第十三章 情豪志壯奪分秒 | (211) |
| 一、擺開陣勢 | (212) |
| 二、默契配合的伙伴 | (215) |
| 三、雨季施工的憂慮 | (217) |
| 四、高度立體交叉 | (219) |
| 五、巧拼細裝 | (222) |

| | |
|----------------------------|--------------|
| 六、“長空搏擊” | (224) |
| 七、爲子孫後代着想 | (227) |
| 八、千古留名 | (229) |
| 第十四章 步履高空何所懼? | (231) |
| 一、“北兵不諳水戰” | (231) |
| 二、路是人走出來的 | (232) |
| 三、嚇出一身冷汗 | (235) |
| 四、“平平安安回南京” | (237) |
| 五、是“大佛保佑”嗎? | (238) |
| 六、“這才親身體會到……” | (239) |
| 第十五章 狂風巨颶奈我何? | (241) |
| 一、“風暴之王” | (241) |
| 二、祇爭朝夕 | (245) |
| 三、知己知彼 | (247) |
| 四、有這“三十二個字”就行! | (248) |
| 五、“砂包”的爭論 | (251) |
| 六、曇花與狂颶 | (252) |
| 七、“連長心中有數” | (256) |
| 第十六章 五雷擊頂祇等閑 | (258) |
| 一、大煞風景的“小辮子” | (259) |
| 二、火球滾滾現奇觀 | (261) |
| 三、“避雷”還是“招雷”? | (263) |
| 四、意外的妙用 | (265) |
| 五、坐觀雷雲變幻 | (266) |
| 第十七章 巧奪天工今勝昔 | (270) |
| 一、從“手指的替身”開始 | (270) |
| 二、藝高才能膽大 | (272) |

| | |
|---------------------|-------|
| 三、手指的雙保險 | (275) |
| 四、急中生智 | (276) |
| 五、實踐出真知 | (278) |
| 六、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 (280) |
| 七、弧光閃爍五公里 | (281) |
| 第十八章 天衣無縫嘆觀止 | (285) |
| 一、畫龍點睛 | (286) |
| 二、臉如滿月 | (289) |
| 三、“大佛”向您招手 | (292) |
| 四、填堵“漏洞” | (293) |
| 五、“映日荷花別樣紅” | (295) |
| 第十九章 古樸肅穆更祥和 | (297) |
| 一、最後的化妝打扮 | (299) |
| 二、清新明快爽人心 | (300) |
| 三、難就難在“均勻”上 | (302) |
| 四、“大佛”露臉 | (304) |
| 五、風雨中的“圓頂” | (308) |
| 六、特技節目——空中飛人 | (310) |
| 七、“鋼筋鐵骨”的防腐 | (312) |
| 第二十章 有口皆碑贊神州 | (314) |
| 一、“大佛”端坐紫金蓮 | (314) |
| 二、“你們是造大佛的？” | (316) |
| 三、“航天部真行！” | (317) |
| 四、“還是咱們中國人行！” | (318) |
| 五、夢的終結 | (319) |

第一章 道是無緣卻有緣

“緣”字的起源和來歷如何？我没有做過考證，不敢妄加評述。但佛教最重視“緣”字，與“緣”字的關係最為密切，這卻是毋容置疑的。什么“結緣”啦、“廣結善緣”啦……等等，無一不是來自佛教。

有的佛教著作裡是這樣解釋“緣”字的：

“‘緣’是關係的意思。建立關係稱為結緣，彼此曾有交涉的關係，稱為有緣。自利利他的關係稱為善緣，不涉私慾的關係稱為淨緣；造成衆多的善緣與淨緣，稱為廣結善緣。”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在他著作裡是這樣解釋“緣起”兩字的：

“‘緣起’就是‘諸法由緣而起’。簡單地說，就是一切事物或一切現象的生起，都是相待（相對）的互存關係和條件，離開關係和條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個事物或現象。因、緣，一般地解釋，就是關係和條件。佛曾給‘緣起’下了這樣的定義：

若此有則彼有，若此生則彼生；

若此無則彼無，若此滅則彼滅。

這四句話就是表示同時的或者異時的互存關係。

按照佛的說法，所謂互存關係，都是因果關係。”

既然“緣”就是關係的意思，那末，建造“天壇大佛”，自然也就與“天壇大佛”有“緣”了，或者說就是與佛有“緣”了。

一、夢的開頭

我是一個多夢的人，祇要一入睡，馬上就有夢，即使中午睡午

覺也從不例外。因此，我的夢在數量上就比別人多得多，在內容上可以說是“豐富多彩、應有盡有”的。有歡樂、愉快、輕松的美夢，有傷心、悲哀、痛苦的壞夢，也有凶險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惡夢，還有曲折離奇、莫名其妙的怪夢，真可謂五光十色、光怪陸離。更為奇特的是我的夢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像放映電影那樣進行“自我控制”。遇上可怕的惡夢，大腦能夠自行指令其“調換片子”或“更改節目”，使其逐漸由壞夢、惡夢而轉變成好夢、美夢。

但是，不管是美夢、惡夢、壞夢、怪夢，也不管夢境如何，醒來後就一切都化為子虛烏有，留下的祇不過是片斷的回憶。有時候連這片斷的回憶也早已模糊不清了。

參加建造香港“天壇大佛”，對於我來說，好像也是一場“夢”，是一場非常奇特的“夢”。

之所以把它說成是“夢”，首先是因為任務來得突然，使我有點恍恍惚惚，頗有如入夢境之感。

我從不信佛，父輩、祖輩當中也沒有一個是信佛的。在我身上沒有一點有關這方面的“遺傳因子”，所以說既沒有“仙緣”，更沒有“佛骨”。從我有記憶開始，好像從來沒有與“佛”有過什麼關係，所以說是與“佛”無緣的。

如果說有過一點關係的話，那就是在日本侵略軍侵佔中國的時候，家鄉淪陷，我那時候才唸初中，隻身隨着學校撤到一個侵略軍鐵蹄不曾到過的偏僻的小山溝裡。山裡的一座寺廟，就成了我們學校的臨時校舍。在寺廟大殿的泥土地上鋪上一些木板，上面墊上稻草、鋪上蓆子，這就是我們學生的宿舍和鋪位。由於所有的男同學的鋪位都是一個挨一個地連在一起的，所以這種鋪位就叫做“通鋪”。

於是，大殿裡的泥塑菩薩，就成了我們晝夜相處的“朋友”，而且整整相處了三年。

我至今還記得十分清楚，睡在那個大殿裡，就是那尊木然不動

的泥塑菩薩，老使我睡不安寧。半夜裡醒來的時候，往往情不自禁地總要偷眼望望那尊菩薩，生怕它突然會起來走動。特別是星期六晚上，家在附近農村的同學，都回家與父母團聚去了，留下來的祇是我們極少數幾個離家遠、無處可去的孩子。那時，大殿裡就顯得格外陰森可怕，像鬼火一樣的煤油燈，慘淡搖曳的燈光，更增添了大殿裡的恐怖氣氛，簡直讓人嚇得汗毛直豎，難以入睡。愈是睡不着，還愈要偷偷多望幾眼那尊菩薩……

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長大以後我再也没有對“菩薩”、“佛”像進行過仔細的端詳，小時候那個“害怕”的根子好像還深深地埋在自己的腦海深處，一接觸就會產生“條件反射”。再加上以後又一直從事技術工作，客觀上也沒有與“佛”接觸的機會。所以說，我是與“佛”無緣的。

再加上佛教與藝術是有緊密的聯繫的，而我這個人又恰好缺乏必要的藝術細胞，也沒有什麼“藝術靈感”，因此也無法通過藝術這道“橋樑”來和“佛爺”結緣。

所以，說我與“佛”無緣，是毫不誇張的。

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卻往往是錯綜複雜和千奇百怪的，我連做夢也不曾想到過的事，卻偏偏陰差陽錯地落到了我的身上，彷彿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似的，真叫做“道似無緣卻有緣”。

之所以把它說成是“夢”，其次是由於“天壇大佛”是一項龐大複雜的系統工程，設計、工藝上的技術難關，一個緊跟着一個，生產上的難題也層出不窮，有時簡直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有幾次幾乎到“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境地。但是，在衆志成城的情況下，所有的“難關”、“難題”，都一個個迎刃而解。集體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換來了最後的圓滿成功，“天壇大佛”終於端坐在木魚峰上。一切似乎又都那麼“順當”、那麼“平淡無奇”。可是回想當時諸多險景、危情，至今仍然歷歷在目，至今還感到忐忑不安！憶往事、看今朝，也不能不使我有“夢”一般的感覺。

之所以把它說成是“夢”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天壇大佛”工程圓滿完成以後，我的工作、專業、單位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一切又都來得那麼迅速、突然，不能不使我為之迷惘，一切似乎都成為“夢”的回憶。

但是，畢竟這一切都是“夢”，而是活生生的現實。與夢的原則性區別，在於這些片斷的回憶，不是虛無飄渺的幻覺，而是往事在頭腦屏幕裡的再現。

用文字的形式將這些片斷的回憶客觀、真實地表述出來，讓人們了解“天壇大佛”建造的始末，不論對我們當代人來說、或者對後人來說，大概都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天壇大佛”工程工作量大，涉及面廣，它凝聚着千百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我在本書裡所表述的祇是我個人所直接經歷過或接觸到的那部份內容中的一部份，決不是、也不可能工程的全部內容。因此，有很多為“天壇大佛”工程出過力、使過勁的人和事，我在這裡可能未能一一提到，這是需要得到各方面的諒解的。

另外，也有些雖然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回憶起來卻會讓人不愉快、不舒服的部份，我也已經進行了必要的省略。對此，讀者想必也是能夠理解的吧？！

二、是“緣份”還是“機遇”？

那還是 1985 年 10 月下旬的事，我當時是航天工業部南京晨光機器廠的副廠長兼總工程師，剛從外地參加部裡的大型試驗結束後回廠，廠長就找了我，叫我和航天工業科學技術諮詢公司的 Z 副總經理一道去深圳參加一次有關“大佛工程”的會議。至於“大佛”這個名詞，我還祇是在幾天以前從一位鑄造高級工程師那裡聽到過。由於“事不關己”，也就“高高挂起”了。這個耳朵進來，那個耳朵又出去了，沒有留下深刻的印像。現在再次聽到“大佛”這個名

詞，而且還要我去參加一次與此有關的會議，印像和感覺當然就截然不同了。

於是我又回過頭來再去找那位鑄造高工，初步了解“大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是香港寶蓮禪寺準備籌資在香港大嶼山地區建造一尊高達二十六點四米的巨大銅佛，擬在國內尋找一家建造單位。航天工業部某生產基地是準備承建的單位之一，已經做了一些前期準備工作。那位鑄造高工被他們聘請為鑄造技術顧問，曾參加過一次他們組織的方案討論會，因此他知道一些“大佛”有關的情況。

這件事本來與我們工廠無關，現在既然部裡讓我們去參加深圳會議，看樣子就有要我們工廠介入這一工程的意思。

所以，廠長交待我的任務時是這樣說的：“史總，請您去參加深圳會議的目的，主要是從技術上摸清底細，看看這個‘大佛工程’的難度到底有多大？我們工廠究竟有沒有條件承擔？估計部裡現在想把這項任務壓給我們，我們對此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能幹還是不能幹？幹還是不幹？您都不要在那裡當場表態，一切都等您回來商量後再做確定。”

為了能把技術上的底摸得更透一些，問題考慮得更全面一些，我提出增派兩名鑄造高工和一位機械設計專業的高工和我一起去深圳參加會議。兩位鑄造高工當中，有一位就是最先向我提供有關“大佛”信息的。廠長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

深圳會議於 1985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在深圳雅園賓館舉行，我們一行四人，於 11 月 3 日從南京飛往廣州，當天晚上趕到深圳，與部裡的其他成員會合。

這次會議，使我對“天壇大佛”這四個字，逐漸由朦朧變為清晰；使我這個原先與佛教界毫無關係的人，卻逐漸與佛教界人士交上了朋友。如果說“緣”是關係的意思，建立關係就稱為“結緣”的話，那末，我和“天壇大佛”就已經結上了“不解之緣”。